

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与反思

蒯正明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浙江 温州 325035;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学派被一种新的古典自由主义取代,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而 2007 年次贷危机和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反思这场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机理,总结对我们有益的启示,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资本;金融;新自由主义;终结

中图分类号: K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033-06

Financial Crisis: the End of the Era of New Liberalism and Our Reflection

KUAI Zhengm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acing “stagflation” in the 1970s and Keynes’ s dilemma ,liberalism that was once marginalized began to rise. This is the new 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rked the end of this new liberalism out breaking in 2007. So reflecting on the crisis’ causes and mechanism ,and summarizing it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has important sense for us to research Marxist theory and promote China’ s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apital; finance; new liberalism; end

一、新自由主义的由来与兴起

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其形成于 17、18 世纪,19 世纪开始成为主要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历史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 17 世纪延续到 19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时期则从 19 世纪末一直到当代。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和翻版。

古典自由主义在 18、19 世纪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可以使社会经济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既无生产过剩又无工人失业。因此,古典经济学几乎完全漠视了危机的问题。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美、英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凯恩斯学派的调节主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

收稿日期: 2012-07-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研究”(12YJC710076)

作者简介: 蒯正明(1977-),男,安徽肥东人,温州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二是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由于对二者需求皆不足,便导致了总需求经常小于总供给的经济危机,由此说明了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在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凯恩斯主张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并在国内实施了大量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从而产生有利的就业。

总的来说,凯恩斯理论的重点是以需求带动生产,反映了大萧条后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凯恩斯理论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在美国,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政策实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的前台,由此也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20世纪50、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1947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9%,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6.6%,出现了战后初期的繁荣”。^{[1](p243)}“从1961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出现空前的持续增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4.5%,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6%。”^{[1](p243)}但是,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美国政府福利开支的过快增长,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由此造成前所未有的“滞胀”困境。1973年至1982年,美国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8.7%,失业率也升至7.0%。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曾经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其代表人物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的活动是由无数的个人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与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去自由地进行组合调适,这一过程是无数的个人进行的无数次博弈过程,而每一过程之后无数的个人又进行多次的校正。同时,每一个又都能够大致地了解自己所处环境中的资源情况,并将其身边所出现的商机进行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单个社会个体的失败也不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计划经济一旦发生失败则往往会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政府对个人、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周密的全面的计划安排,而应给予其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因此,政府理应完全退出市场。弗里德曼也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公开指责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互相强化”。他认为,政府过多干预造成的货币政策的动荡是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而现代政府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府。国家权力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市场的的不信任和迎合利益集团的需要所强加的各种经济管制。二是出于父爱主义和平等主义动机而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揭露政府干预的危害,弗里德曼强调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保持货币机构决策的独立性。为此,他建议借助立法手段来建立一个“既稳定、同时又不受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摆布,既能对自由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而又不可能被用来作为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力的货币制度”。^{[2](p51)}

总之,面对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再度陷入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学派被一种新的古典自由主义取代,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在经济上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方面主张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3]

“撒切尔新政”的实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由理论转为实践。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主要举措有:第一,对国有企业进行调整和改革,“在1978年底,英国就有27家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实现了私有化。到1989年初,已卖掉国有企业总资产的40%,达10亿英镑之多,到1997年,这些行业几乎全部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了”。^{[1](p248)}第二,进行税率改革,减轻资产阶级和企业的税收。“1979年,政府把个人所得税从82%降低到60%,1988年又降低到45%。公司税税率从1983年的52%,逐年下降到1986年的30%。”^{[1](p248)}第三,对工资进行改革,降低工人工资,以增加企业的收入。英国政府为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

在美国,1981年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主要举措包括:第一,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学说为指导,以遏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二,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开支。他指出,“我们的政府除去人民服务的权力之外,就不再拥有任何其它的权力”,“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政府的权力已经膨胀到超出了被统治者所同意的限度”,因此,“必须制止并扭转这种趋势”,^{[4](p448)}而“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就是问题所在”。^{[4](p447)}第三,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放松管制。其中1982年里根政府签发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标志着金融监管的放松。

“撒切尔新政”和“里根经济学”对于克服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滞胀”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撒切尔夫人任期内,英国国民经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3%以上,创造了仅次于同期日本的增长业绩,被称为“撒切尔经济奇迹”。“美国经济于1982年12月走出危机,到1988年5月,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1983到1987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3%以上,1984年高达6.8%;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5](p358)}撒切尔和里根的成功一方面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也由此被奉为人类经济发展和公共治理模式的“圣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垄断资本在完成国内结构调整后,需要加快经济全球化,实现向外扩张。到1989年,为全球化服务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完成形态的“华盛顿共识”终于出台。“华盛顿共识”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由化、私有化、政府作用最小化、财政紧缩政策。它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华盛顿共识”的设计者们称,经济规律是通用的,因为科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所开的药方是:自由化+私有化=经济增长。

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扩张路线与美国金融危机

“华盛顿共识”进一步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新自由主义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在美国,资本的扩张道路基本上沿着两条路线前行,表现为横向上的全球扩张和纵向上的空间创新。资本横向上的全球扩张表现为生产全球化;而资本纵向的空间创新表现为金融资本的不断创新。

在生产全球化方面,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进行有利于本国的全球配置。主要表现为通过产业转移,将科技含量低、污染较高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其自身却垄断着核心技术,在充分降低劳动力和其他社会成本的同时掌握垄断利润,以提高利润率。通过这种产业转移,美国一方面使其居于科技的领先地位,同时迫使第三世界国家放弃寻求进口替代的民族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纳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和经营的有机链条,形成新的经济依附关系。

生产全球化对美国而言具有多重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通过产业转移把发展中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和社会成本,提高了利润率,并通过金融入侵和廉价收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资源和资金,有利于摆脱70年代所出现的“滞胀”局面。第二,利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性优势,强迫本国工人接受低工资,削弱工会力量,从而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壮大的工人组织力量遭受挫折。第三,在产业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背景下,金融资本取得重大发展,美国的经济结构也与此相应得以改变,即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美国的经济结构转变导致了实体经济的不断萎缩,在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的背景下,过剩资本便以货币资本形式由实体经济领域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它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另一方面导致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膨胀。“据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得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大约为3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创造的利润为5340亿美元,即金融行业‘创造’的利润占40%左右。而在60年代,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到国内总利润的2%。仅仅40年,这一比重就增长了19倍。”^[6]

这样,美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初始条件的创造和80年代经济政策的演进,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边是制造业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边通过金融资本扩张弥补实体经济的削弱,它不仅推动了金融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创新的步伐,也使得资本力量被最大限度地纵容。而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危机积累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第一,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通过增加家庭和政府负债、大幅降低利率以及制造房产泡沫等办法得以暂时解决。“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便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不断地向资本家的利润转化,利润再转化为资本,社会财富也就不断地转化为资本。”^[7]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M. Gordon)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他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时税后实际工资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到1972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在此后的1973—1989年,以年均低于1%的速度下降;1989—1994年,以年均0.6%的速度下降;到1994年,小时实际工资已从1972年的顶点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的水平。^{[8](p54)}但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支出却在不断增长,“从1987到2007年20年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随着GDP的增长水涨船高,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从66%上升到73%”。^{[9](p110)}那么在工人工资不断下降的趋势下,如何维持工人日益扩大的消费呢?信贷消费的发展,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满足了企业主们既想压低工资又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并且确保了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1990年,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尚不足80%,到2005年,已迅速提高到120%。美国GDP的近3/4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这已成为保增长的绝对主力”。^{[8](p54)}而在债务增加额中,住房抵押贷款增加额所占比重最大,“根据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统计,2006年新发放的Alt-A贷款高达3860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近30%。另外,根据行业出版物Inside Mortgage Finance的统计,自2003年以来,非传统型抵押贷款总额已达到了6400多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的贷款属于‘Alt-A’贷款”。^{[10](p128)}这为后来的次

贷危机留下了潜在的风险。

第二,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及其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随着世界经济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利息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再加上美元持续地贬值使得资金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加大,造成机构投资者一味地要求高利润而忽略了风险,于是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的高风险房贷产品越来越多。资产证券化的各种衍生产品中,形成了由次级抵押贷款(SML)、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债务抵押担保债券(CDO)基于CDO的各类衍生产品的渐趋复杂的三级金融创新链条。即首先是允许商业银行为三无人员(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提供次级住房按揭贷款(SML),接着是投资银行将这类贷款包装成次级按揭贷款债券(MBS)。次级贷款衍生品创造的链条并没有在MBS处终止,雷曼兄弟、美林公司等投资银行从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购买MBS,又以MBS为担保发行新的债券,称之为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一来,MBS的发行人获得借款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将其转移支付给购买了MBS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将其转移支付给CDO的购买者。除此以外,CDO不仅可以以MBS为担保,还可以以其他的CDO为担保,意思是投行可以互相购买CDO,并以此为担保发行新的CDO,由此出现了CDO₂、CDO₃,甚至CDO_n。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构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次级信用衍生链条,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其他环节也出现危机。

第三,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过度宽松的金融监管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1929—1933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相继颁布了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立的制度,由此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框架。而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建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经济自由主义重振旗鼓,并开始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出台的法案有《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等,主要内容是消除长期以来限制银行业务发展的条款。由于这些法案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经济支柱之一。而90年代出台的《1994年里格尼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进一步解除了银行经营地域范围的限制,允许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和设立分支行。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发《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废除了由《1933年银行法》规定的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建立了混业经营,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公司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不同于之前分业经营的各单一组织,其监管也有其在业务上的特殊性,主要实行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模式,此举被认为打开了导致华尔街过度膨胀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伞形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美联储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11]主要表现为:监管者美联储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监管效率不高。比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以此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不仅如此,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使得金融监管也大大落后于金融创新的步伐,对抵押贷款进行打包和证券化的过程,以及打包过程中信用增强所衍生的债务担保证券(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则完全没有监管部门的干预。金融监管的不充分、无效率和监管“死角”,使得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过度暴露于风险之中。

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使得美国经济潜在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大、积聚,终于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和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资本力量一直被最大限度地纵容,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劳资力量严重失衡,其极致便是危机的爆发”。^[12]由此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的失败。

三、奥巴马新政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国内问题丛生,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谴责声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理论反思热点,也促使奥巴马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变革,由此终结了长达30年的历史,上以反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具体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缩小社会贫富差异。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美国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差异的现实,奥巴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以提振美国社会的消费能力,主要包括:(1) 税制改革与加大补贴。奥巴马计划为期10年,每年用于该计划的资金为1400亿美元,资金来源于取消对利润和红利的减税政策,减少(但并不完全取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以能源为例,政府以税收的方式从能源企业所获利润中提取资金,并将这部分资金以政府补贴的形式补贴给贫困家庭以满足其在能源方面的需求。同样,政府将为失业人口提供500亿美元补贴,其中的一半用于补贴失业人员在卫生、教育、住房、取暖、土地税上涨补贴及其他方面的花销,另一半则用于上述人员生活所需的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日常维护。在该计划的帮助下,奥巴马将减轻1.5亿美国人的税务负担,彻底取消1000万美国最贫困人口的收入税,最低工资标准也将有所提高。(2) 改革美国医疗保障体系使其覆盖到所有劳工家庭。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为美国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铺平了道路。其内容主要有:今后10

年医疗保健政策改革计划的支出为9000亿美元;把公共保险引入医保市场竞争,遏制全国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势头;由政府 and 私营保险机构一起提供医疗保险服务,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此通过间接途径增加工薪阶层的市场力量。

第二,强化金融监管体系以抑制金融资本过度膨胀。2010年7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其主要内容如下:(1)赋予美联储更多金融监管的权利,新建一个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美国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将对美联储向银行发放的紧急贷款、低息贷款以及为执行利率政策等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督。(3)改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结构。针对金融机构高管天价薪酬问题,《法案》提出改组金融机构薪酬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将薪酬委员会委员均设定为机构外部的独立人员。同时,赋予金融监管当局中止金融机构不正当的薪酬发放方案的权利。(4)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障美国金融产品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能够得到全面且准确的信息披露,遏制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5)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责令银行在打包贷款时必须将相关风险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6)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但是可保留利率、外汇、黄金、白银等衍生品交易。(7)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

第三,推行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以加强产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金融监管改革对金融投机活动的抑制,大大降低了资本扩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泡沫,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资本过剩的状况。为此,探寻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奥巴马努力的方向。而奥巴马正是把这一点选择在清洁能源产业上,奥巴马试图通过这种改革,建立起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之成长为继信息技术产业后的另一个经济支柱,以此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未来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主要举措为:(1)以美国通过立法制定能源政策。如《2009年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案》提出大力发展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纳米技术、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这方面的努力实现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部门,让美国能在新兴的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中取得竞争优势。(2)在预算资金上向新能源采取倾斜。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7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有约500亿美元用来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目标是通过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未来10年中创造至少46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2010年,美国政府推出的能源部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又有264亿美元用于能源产业的发展。

总之,针对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以及暴露出的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奥巴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由此也预示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摆脱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市场模式”,转而探寻一种包含更多政府管理和利益妥协的新增长模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光环逐步褪去,而国家干预主义的色彩将不断浓厚。

四、反思与启示

第一,经济理论终究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行调节论没有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检验而宣告破产,凯恩斯主义没有经受住70年代滞胀的检验而宣告失灵,而2007年美国所爆发的次贷危机并演化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缺陷的大暴露,也由此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能稳定生存下去取决于它能否行之有效地积累资本,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把追求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作为核心理念,坚持个人至上,而个人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由此削弱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极易导致社会混乱状态。”^[13]同时,新自由主义摒弃国家的宏观调控,主张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机制,也极容易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混乱。尤其在虚拟资本不断膨胀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不可避免导致金融市场的过度发展和规模空前的金融投机,不仅不可能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有序的市场,反而会使经济陷入混乱或无序状态,加大了促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二,自1825年爆发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以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资本的危机,是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时自身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一直信奉的‘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周期更加频繁,每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更加沉重。”^[14]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是产业资本,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利润引导的资本形态的转换使资本越来越脱离实体产业部门,最终生成了现代意义的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由此造成经济泡沫的产生和不断恶化,最终使经济危机以新的形式爆发出来,即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妄图仅仅通过资本主义的自身改良来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作用,以期摆脱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历史命运是不可能的。相反,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

义通过不断改变其施政方案 循环交替地登上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宝座的现象 恰恰真实地映照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出现的种种困境。只要资本主义一天不退出历史舞台 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就一天不会消失 自然 为解决这些危机而不断产生的资产阶级内部各种思潮的兴衰交替 也就必将不断出现并继续下去。

第三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运用的手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属性 这就是: 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 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重视和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 要注意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预见性。

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 我国的虚拟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虚拟经济规模逐渐扩张。但虚拟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 其负面的影响也开始凸显。近年来 随着楼市价格出现快速上涨 不仅很多个人投资者参与炒房 企业也开始将资金从主业抽出 投入到房地产 坐等涨价。不仅如此 还有资金投入了各种商品的炒作当中 一度出现的“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 都是虚拟经济开始膨胀的征兆。因此 在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 要运用社会主义力量 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到实体经济 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 防止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并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 加强金融监管 避免金融创新过度 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李世安.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2]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和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吴 茜.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危机的加深[J]. 理论与改革 2010 (4).
- [4]李剑鸣.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讲全集[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 [5]黄少军. 政府经济学[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 [6]朱炳元.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J]. 红旗文稿 2012 (4).
- [7]李炳炎 王 冲.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J]. 探索 2011 (3).
- [8]王佳菲. 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 [9]李凤云. 金融危机深度解读[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 [10]辛乔利. 次贷危机[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 [11]Cecchetti Stephen G. Crisis and Pesponse: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 – 2008. NBER Working Paper 1434 June 2008.
- [12]刘爱文.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金融危机形成机理述评[J]. 天府新论 2011 (3).
- [13]张晓红. 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评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2 (1).
- [14]门 明. 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危机——基于风险偏好的案例分析[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责任编辑: 郭荣华)